

集部

緣督集卷十二

宋 曾丰 撰

啓

謝二府堂除義寧知縣啓

右某注擬沙縣復蒙敕差知靜江府義寧縣者妄就壯邑誠爲拙謀瀝墨控情殊負瀆尊之罪疏恩易地特回造物之私較其事則以簡而易繁論其期則促遠而成近便當赴上歸即治行事已隅而復諧恩莫

深而加感竊以方今薄宦惟縣為難肆是邇年其難益甚凡在就銓之日必為擇地之謀獨坐踈庸初傷過聽誤膺繁劇預恐難支況處至貧之中復需最遠之次公私兩失其便反覆屢為之驚自微點鐵之方鑄此大錯安得障川之手回其狂瀾四顧無門二天可託茲葢伏遇某官以道宰物為官擇人用隨其才非所習則勿強士有所請可以行者皆從揆度駑駘之資躭迷筆研之事俾之撫摩凋瘵猶懼不勝責以

辨治賦租豈容無曠與其於既敗之後而猥爾加罪孰若及未往之前而聽其改圖奪七閩難治之邦與五嶺易為之邑强名百里僅滿千家槐根出而馬骨高雅宜藏繆紙尾摘而雁行退容可讀書意其與道院等歟目之曰吏隱可也持心不懈滿考可書俸雖薄而無餘免雷饑腹景況多而可詠會廮詩囊舉家十數口之安一出二三公之賜某誓無背本志敢替初涵養南畂固當體武王不忘遠之意提撕下吏更幾

推泰卦無遐遺之心

迎廣西經畧趙侍郎啟

新皇嚴外遴於八命之頒舊德策褒捐以十連之寄詔速西上聲摇南中編甿盍有蘇期屬宰得非幸事恭惟某官親見前輩密傳正宗起居飲食之間不外道德怒駡笑嬉所發猶為文章外彪一出於中弸幼學滿期於壯用鼂董公孫之對尊主庇民燕許陸贄之詞代王華國道大莫容其獻替才高猶屈以蕃宣

兩委殿邦皆書最考漢三公有闕當於循吏而選之周九牧非輕處以侍臣則過矣竊窺上意加念邊陲非資從橐之華孰借帥垣之重謂持一節嘗至半途垂矣建臺何八桂軍民不幸而未遇復茲開府豈七星風月有緣而莫逃好音一傳和風四扇雖遠涉不應為近貴之況然薄勞何患無厚恩之酬前為桂管之長司近有唐人之成例李伯藥請郡暫輟侍郎之除張九齡還朝遄膺相國之拜一心精白千載汗青

其行事凫趨顧言管見嶺表非内州之比府中無外邑之需宿逋類是全蠲新賦居常半闕厚德見於前政寧必急趨符移畀於遞兵勿專走介期程一定職掌相安束帶而見督郵免折陶淵明之氣彈琴而治單父容彈宓子賤之心

通靜江府二倅車啓

天憫其窮循改陛朝之秩命安於薄平收宰縣之章其受門下察焉葢與府中等爾行將請事合預修恭

恭惟某官抱負通才躋登膴仕青衫莅事已章經國之思朱紱責身未薄抗塵之況疾飛垂上小却復斜撫軍若民姑稱半刺賞風與月直謂平分六曹不止於闔閭四季猶兼於行縣吏有臧否權無黜陟上雖付以不輕至名通守公亦處之無擾要活齊民郡無急符縣可寬責初政渴賢之日諸公貪仕之時寧久外翔但為南利某逐貧無策忘祿未能初叨通籍之升拘於近制例畀南邦之任難以他營得闕極南為

謀最左所貪簡靜其便疎庸邑小民貧不容取效於拊摩之外心勞政拙未免歸身於覆護之中芘我至終從今為始

代憲使梁大卿賀趙丞相自瀘州移荆南啓

去國渡瀘茂著偃藩之績回車出峽光膺易地之恩轉移漸近於中天疎遠例資其餘照道亨可卜物論胥諧恭惟某官崛起西方巍掇上第膴仕之途寖歷臞儒之習愈堅初際風雲龍虎相應入調鼎

鼐水火不爭宰衡無心而物平山嶽不動而事定廟謨偶有所向朝臣不得與知獨與蕭何密作關中之計姑煩葛亮遠為渭上之行胃次有成謀江南無他慮何詔出蜀復留帥荆控持中原為我四通八達之地考按前古豈他三國六朝所爭高卧上游大寬西顧蔡功有叙裴度可歸其捻為門下之遊空貿囊中之出雖四壯未榮於九棘然二天猶籍於五雲感悃居深頌言敢綴以輔弼臨翼軫之分跡猶遠於北辰

自岷峨溯江漢之流心已歸於東海滿期再相永託孤蹤

代憲使梁大卿答江州婁守啟

顯膺隆睠陞偃大藩方報下車和氣湧九江而幾滿未遑上記好音隔千里而遽來何謙似之所慰多矣恭惟某官磨磋已熟趣向更高談論纚纚可聽學問往往有本繞為時出輙以聲聞樞庭策編摩之勲文章華國輔郡借拊字之手政教宜民豈私舉我所知不敢揜人之

實肆闡入對式簡上知猶煩把麾庸非責巳試之效復
拜召節定自有非常之除百勞併疇遠業可卜其故嘗
結契今復同官不惟私幸之多亦獲公家之助軍民雀
躍喜承豈弟之臨獄訟氷消庶免平反之累

通廣西運使朱太中啓

資身無策隨牒有年墨綬字民應新制於改官之後繡
衣觀俗逢故人於受察之初曾未面承已先心愜恭惟
其官性情歸厚天地委和極深研幾學有根柢經事綜

物才無鋒芒自布衣韋帶之微至紫綬金章之寵小試靡不效大用從可知入格君心始酬邁往之志出將使指似落斜飛之途上軫北辰遠懐南極鰬法變更之始軍儲匱乏之前它豈無能類非已試朱轓二千石坐精錢穀之籌白粲十萬艘飛餉江淮之戍人孚則久上決於兹姑輟儒魁枉視木牛之運略收課最遄歸金馬之班富貴遁逃以無門功名追逐而不赦所遇有立其傳不磨其病乘其衰貿重以累以筆硯尺寸之伎為饘粥

斗升之資會逢詔恩叨改通籍稽之令甲紫衣無免邑之文揆以已私華髮豈刜繁之具難辭百里未免一行所在孰非顰眉江浙為甚其中猶可措手湖廣庶幾財賦責輕租稅入薄又從而擇其易者或可以用所短焉卓茂心勞天知足矣陽城政拙人笑任之顧不與流俗同幸猶有諸公在

通廣西李經略啓

干祿公朝負丞丈郡一行作吏何早敢辭十國為連有

大可事記省接詞之舊驚嗟永命之新不期然而然可謂幸之幸所宜稱謝其得忘言恭惟某官得天純全為學成熟羲農二氏以上閒暇討論鄉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發亞聖大才之實為先秦古書之文姑用戔餘輒登魁最作難弟之氣無聽臚傳而無名廣嚴君之聲未躋法從則未愜匪朝郎選伊夕卿聯去彼輕非重一麾在我大可細萬物清高適事其如莫見赦何富貴逼人正恐不容辭爾更貴有立而藏難名某亶餘寡聞良久

督慮謀身踈甚差毫謬千知已鈌然進寸退尺二年置散一意養恬塵外山水之音擬之倫脊世間名利之味待以圂腴怵於輖饑屑此斗食其為道途左矣况落嶺海外乎要服臨邉治中無况之非冷介藩在上麾下有光之可偷自幸鴈行之中相容虎榜之末夙契難言於厚薄令階有間於崇卑問無恙書冐講謹初之禮請不屑教庸資善後之圖萬一逃尤始終歸德

代人賀葛樞密啟

明命誕揚偉人超用顯登宥密人無不愜之心潛事
經綸時有可乘之會太平指日薄海破顏恭惟其官
間氣挺生傑資頴出充以學問玉磋石磨歸於聖賢
霜凝水落凡致主澤民之要者自治心修性而出焉
追先秦之文章一家所集幾數千卷取大漢之科第
五世之間至十三人公在其中人推曰最方當筮仕
之可紀已料入朝之有餘金櫃紬書訂八索九丘於
積訛之後玉堂草制還三盤五誥於流靡之餘彈糾

推姦論思沃帝各得其體一歸於中厠東宫之僚既能講貫握西府之柄必善圖回輿論臆知其然壽皇意出於是惟其恬養不急於進是以榮拜猶似乎遲朝望久而孚靡不期於後效人情貴則懶當無負其初心非獨恢兩朝天子之圖庶幾卒先徳侍郎之業其因逢奮迅自嘆沉迷薄宦遠遊嘗為下掾難兄外補實作使君既效駑駘於憑軾之前又輸犬馬於易簀之後追念斷行之雁當容投木之猿恩不吝於吹生報豈辭於効死久

圖有請正坐無因適擒贊喜之詞敢吐顧言之悃雲從龍於未飛之際已望沃焦川得舟於欲濟之初何當拯溺肯一援手甘託終身

答東莞王知縣通赴任啟

分千里之教遺愛至今而猶存拊一同之民先聲到處而已滿凡託庇誰曰非幸况同僚不言可知恭惟其官學古飽聞為時强出非佚伯之客資望愈養而愈高為子男之邦才猷隨試而隨效謂履歷已如近制則飛翔

必在華途久嬉文字之中豈他可浼再屑簿書之下非理所宜顧隨寓而皆安信宅心之甚大素自鐫磨所得者行於拊字而卜之不日政成猶容目擊會音見意巳蒙忘懷於傾蓋之先握手論交奚待責信於結盟之後

答交代葉縣丞啓

七閩多士非傑然豈動仰髙之心二水一官得賢者足為善後之計或者天所借幸為之喜而忘窮恭惟某官氣擘太清學窮上古發諸詞翰渾乎天理自然之文華

以科名視若生平固有之物言行莫非中節榮枯未始改觀雖久取青猶常攻苦養不熟則不已氣愈磨而愈平尉職固卑凡所行者皆長貳所不及中年未達處之恬然如少壯之不忙豈官無大小惟其人而仕有遲速非所計翻得艱險之助愈愜清修之操雖令驅馳復爾州縣非睨騰踏矯馬風雲萬一其志猶未畢酬尋常所為自可不朽其有可以飽不輕其身為米折腰所得未酬其所喪歎糠脒眼欲歸尤急於欲來毋多逗遛庶蚤

傾倒

通浦城縣丞啓

充員宣化允濟難期聯事得人恊恭可必吾行有藉於此今日孰為之先尺書寫心千里對面恭惟某官質不肖俗學無叛經謹一毫於起居之間吾儒氣象輕萬物於觴詠之次前輩風流介將以通應出於定中除牽於資歷固矣外補置之冗散可乎丞雖負余聊復爾耳世豈舍我姑少遲之諸公爭欲出其門列剡疾以聞於上

明主久渴而下沃美官多欠而併酧一日致身而有餘須終悤意百年報國而未了當預為謀建所可書傳之不朽其分安於薄官守其常十考無功未能勇退一同已試可歎徒勞兹為補黥之行又是鑄錯之舉凡所未逮於焉有資嫁微官共縛之愁置尊酒同斟之笑余有公事子姑去敢不體藍田之真我醉欲眠卿且歸幸無疑彭澤之矯

通交代瓊州梁倅啓

不擬佐州敢言擇地新遊疆境蕭條少海之陽舊政簪
纓烜赫太師之後舉家法移之官政留已功遺於他人
巨細蒙成始終知免恭惟其官氣無聲有才易至難加
以學而成之熟之外無圭角充其器於遠者大者中莫
津涯惟盛德然與難兄似意其晉六卞相陸續而進位
公卿否則唐二張自劑量而分權將相姑從半刺左矣
況落中州外乎驟用未必不投世以疑馴進豈失為養
吾之望於以知是小回翔者乃所以為大奮迅歟董仲

舒相膠西之行本非上意黃次翁丞河南之滿得不中除所立無一毫之無稱其傳不八葉則不止始開其末後榮於今其休休未能進進無路豈容五十歲之後不為六百石而南祿厚難酬敢為不事事者民淳易治可以無為為之其如靜之功乃是仁者事曾未得盍公之道能無虛齊相之行化魚鼈之民為衣冠貳何益長行蠻貊之邦以忠信後可師前有以告新庶乎善後

回鄭昌化謝到任啓

優恩分竹籍甚先聲飭意開藩凛然初令人已孚於未至事可料其有終得人移風與郡增氣茲益恭惟其官以學自操與天相融從事六經會糟粕歸於純一假途三略視英華特以緒餘非勝已私未為我武觀光上對拳拳推此而言之服采外庸在在行其所養者何施非冬日之愛無往不春臺之登凡幾出而乘浮桴盍一歸以奠京枕若為千里又詘一行莫鎮南浮綴泰山而借重能循中坦澄沙海而使怙民則華胥公其色究將星

明徤辰極尊安其有幸資輝何辭賛喜出籌邊事專尚伐謀之兵歸策朝勲恊成戰徳之國

謝諸司辟晉康啓

僭爵左諫貟丞南壘三司計吏薦剡容名其間一障乏人辟書接踵而上聞者初疑過舉得之終出誤恩其如衆口何秖自厚顔爾竊以粤壤去中都之逺朝紳視東廣也輕在祖宗時為州縣長非敗官起廢者析資受之必逐客待罪焉失意至此自銓選員多而闕少凡官遊

退易而進難與其請中州須遲速次孰若補外郡且就近期雖荒城猶復羣起而爭況節鎮又非常行者比地望近上廟堂重於予人事權由中臺府難以為請拒人有可藉口屬吏寧敢垂涎加之宵人廹此晚景一則資淺二馬勢孤豈其挾骫骳之文譸張自售可以欺穹窿之聽僥倖相容蓋斗大之地易於為而寸長之材可以用雖云人合亦曰天從不然一路依歸惟帥臣使臣而已何以同時趨事得年契日契於茲窮呼聲聞重諾響

應兹益伏遇其官萬善已有千能時須致身非自榮要以先進而資後進報國無他道取諸人謀以為己謀惟其私而無私所以大而有大與二三公者於心不二三其心使尋常人歟所獲非尋常之獲恩重身輕固矣曰暮途遠奈何其敢不圭蠲神明矢効精白入國問俗隨時制宜民居也頑未容以不治治也事幸而簡猶足以無為為之舉晉康州為周樂國俯則可酧其志仰焉不負所知雖曰公舉奚以私謝為要之終惠猶有初望在

匪曰伊碁不公則卿大臣事君以人但以是心推誠焉爾君子成人之美敢於此德忘誌也耶不至喪存未酬生死

到任謝朝仕啓

三司合薦溢美上騰一札分符濫恩下逮人知降自天爾誰與為之地乎有借齒牙敢忘卵翼伏念某不勝少也賤猶賴生而靈幸而可以讀書惜乎莫之聞道吾學未足以恢吾志備數末科斯心猶歉於臨斯民充員下吏

勾稽未熟仍歸澁撫字無功况催科為州縣官下之志未有不牵於上之勢行聖賢事令之宜得無難徇於古之時其間惡之有甚於好之所幸舉者猶多於刺者垣坡專刺容有私嫌臺閣同辭獨非公道録其貳郡一年之績付以長民千里之權闔朝以為宜然當宁何有不可嗞嗌伏遇某官得天委順為行中清其張我朝之羽儀乃增吾道之風采主持國是差毫謬千之不容歎息才難拔十得五則勿責博諸外議公則衷言宰執持此而

亡疑詔除出焉則罔咈賴以叨胃熊車雙轓惡乎答酬駑馬十駕甲後庚先之敢忽辰出酉入以何辭境内農桑勸焉民間飽煖足矣他無易此終不替初彭城之美猶浮豈無逃乎宋少府之議刺史之威未霽何當誨以丙大夫之書萬一茍全百千曲荷

到任謝五府啓

非才分刺未望專城臺閫容情協以辟書而上廟堂過聽從而出命於中闈者同辭謂之異數斷斷非所宜得

兢兢莫之敢安竊以牧守之職近於民朝廷所用慎其選首焉會府次則潛藩事體重於長一動則萬目所窺及矣人才輕則玩百補而千穴之敗出焉勿徒悔終寧過謹始寸量銖校有一毫之失而難容曲問旁詢非衆譽所歸則不予顧有如僕曾何若人無力而讀書㢡不幸而决科早惟其學焉之志以仕焉而奪是以舉者之功為刺者所妨遭縣火裁不容於使者問州星變無罪而黜之何期公道復明末以微懲遽棄二任皆從通理

而滿諸司又復合辭以聞會稽印章未為斗大買臣才
舉猶負寸長耳目敢為朝廷欺耶父母宜為赤子計爾
播告天下頗為合公開陳榻前殊費致曲疑其薦者溢
美洵知幾乎濫恩兹葢伏遇其官養成休休充至渾渾
其容與大海似任雙凫乘鴈去來而無蹤所施如元氣
然忘小草大椿增損之有間物物自足心心相歸況經
臺評而罣吏議丐沐沐我嘗洗垢而一新以風風人又
嘘枯而復茁拔貳為長付軍與民於大造為無私之私

在小吏敢不德其德與其許門下以必死徒務私酬孰若使民間之吏生亶為公謝時則左輔右弼志於内修外攘奉行有偏反揆下識備戎行既無武勇報恩德惟有文章協成蔡功晉國莫難於自任編為唐雅柳州豈得而他辭

代德慶趙守任滿赴闕謝五府啓

乘一障於荒服慚負空餐借五雲於慶霄幸書滿考猶許詣銓曹而有請豈容忘恩地而不言伏念某實本庸

人名為公子太上皇睦族叨聯武弁之間令天子右文濫綴科名之末任萍蓬之隨牒累歲月而得州恩平益周公之魯封晉康乃文帝之代邸二城俱五嶺之望山川氣雄千里況諸侯之邦民社寄重方初視事未必曠官始終四年辛苦萬狀百廢不能皆起首勸農桑四民未至舉安捕逃凍餒諸司偶然過聽兩剡皆以最聞寧無愧心亦可藉手茲益伏遇某官才高不露道大有容中外具委於人短長各隨其器病如汲黯何嘗卧治之

是嫌拙若陽城不以催科而見責魏相不因淺薄而得罪黄霸猶從煩碎以成功致令冥行亦獲善罷一丘未具百口無歸頗垂涎於斗升復投跡於爐鞴唐録名姓巳宰與下方之求漢鈌公卿何當在次用之選雖所顧者奚敢望焉

通潘經略啓

綸綍疏恩自一節委十連之寄旌旗諏道由重湖壓五嶺之衝處賢得宜來計乘便兩事適所符者與情爲之

翕然恭惟某官少修壯成厚蓄薄發千里古諸侯之地
春滿莆田十州部使者之風秋高衡嶽寬嚴純出於德
君相稔知其勞云何直東壁之圖書又復畀南州之鈇
鉞外頻戎閫要未失道山之遊中寓朝行庶可重清海
之望聊復捨軺車而憑熊軾會當扣瑣闥而排金閨分
内榮豈不多將來頌猶未晚某叨在末至之客快聞鼎
來之音後功或卜於先聲終計吾覲其始發越犬吠雪
非至靜莫鎮列城之浮海鼇戴山有餘力可任九鼎之

重進進莫料區區何言

回州縣官賀年啓

夏正建寅四時告始春陽出甲萬彚向榮况在偉人又為身會恭惟其官順迎天秩敬履歳端顧神須協於元功惠令更衆於大易應乾三數徳隨物而潛通居泰初爻道與時而偕長其為可賀益不勝言

代使長賀冬節啓

日短初長潛應陽生之候卦剥始復端為道長之辰既

忝同儕敢稽稱慶伏惟其官搢紳善類繡斧重人席闈故因上推德意傅賢斷獄內責陰功斯培遠大之資況練冲和之氣明神交相福祿來崇正色外臺聊為君子之養性明年亞歲必厠京都之賀班

通同官賀啓

日短初長潛應陽生之候卦剝始復端為道長之辰喜不勝情賀有常禮恭惟其官道研氣始躬養精元德與辰而俱升功隨子而並見幸甚端人之得志庸於亞歲

而輸儀不善頌椒未果奉巵而為壽何人銘𧓍猶容視履而考祥贊詠之私敷陳罔既

謝李舍人薦充著述啓

代言西掖不吝推賢追記下僚猶容備數惟其取於甚踈而遠於以見其至大且公施以不貲受之有歟伏遇某官純以學力充其道心豁然方寸之間天地相似散止函丈之側搢紳自歸論思獻納之餘循行撫綏之次詢諏人物武後於文題品士流德先於藝有以有志於

文授者不以不及於道棄之知其人也深疏以聞於上敢圖氿散終焉愛之愈於初曲賜吹噓一之甚矣加以再著述固云名爾抱負須其實然無聞已過六十餘何道可塞萬分一左右史不艱其選容與汗青大小事有可以書誓殫精白上勿為唐宗所奪下毋屑陳壽之貪有潔初心可香晚節日暮途遠幸已附驥尾而前恩重身輕敢不舉鴻毛以棄吾志決矣已知信耶

謝管提刑譚提舉特薦啓

踈於進身謾爾入嶺常程論薦偶已具於視事之初特意推揚了無望於解官之後獲從望外歡溢情涯竊以自上古數至中古以來凡先進必為後進之地遇賢則舉當無親踈之嫌隨數而收安有多寡之制下逮叔世始萌猜心持節把麾雖應舉官之格陛朝改秩復拘定例之文適值多材又牽正法莫從致力徒嘆遺賢删修成憲之初預防斯弊汲引常員之外許薦所知期之半載之餘限以二人之數兹其為選亦可謂艱意其得豪

傑不凡之人始以塞殊異非常之舉何圖潦倒乃沐吹噓浪事文章猶多摹倣假叨撰述豈善鋪張褒辭未免於過情揣已不勝其負愧況當今日凡任外臺防其累私而忽其累公急於進已而緩於進士雖法令今猶古昔而奉行百不二三縱令貪揚善之名姑歸吏部誰復肯成人之美乞付中書越此拘攣之常出於慨慷之甚伏遇某官宅心也大閱士之多農具不征卜知宰相之器繫辭敢斷灼見諫官之材黜於微而窺之大者莫之

拚矣顧謂俚作雖微全功然所向恥於隨流則其歸終是到古抑嘗原公賞音之意殆欲鞭我卒業之心其敢不更自空言力求至道況是從違之際皆惟義命之安一見以為荀卿幸已定蘇氏之價他日儻歸孟子庶不負歐公之知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緣督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崧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舉人臣秦　橥

謄錄監生臣溫廷鑑

緣督集卷十三

宋　曾丰　撰

書

上王丞相書

五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于丞相閣下僕歲在丁酉執贄進謁虗僂韭翰招入東閣相與語差歎首及人才方是閣下叅大政未幾也已爲人才計則經國之道得矣明效大驗當於久焉青之僕又怵於歸未遑進區區

也語離去及今凡六年轉徙之跡後以秩滿至吏部竊窺致驗隱隱然矣未遽至明且大豈人才之命萬猶有一嚮耶敢吐固陋少裨高明按西漢二百年儒者為相公孫弘始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子晏馬宫相先後當國俱被阿諛不勝任之譏惟魏相一人傳贊無貶辭或者推原其故以為神雀五鳳之間士之通經術善詞章者多獲進用無乃相陰有力耶僕考之宣帝朝士以經術書于史者易十一人書八

人禮四人春秋八人其他不指名而混言明經者又不
與也雖其聲華未必同於相當國時出要豈無半在焉
半之中固未必皆可與有為彼王吉蕭望之葢王佐才
也明薦而用之姑毋責相但於吉瑯琊之歸望之平原
左馮翊之出曲為致力挽留之亦足見相為人才計也
乃恬然坐視全不相關詞章之士王褒柳褒九江枝公
劉向華寵章子僑雖幸以賦頌歌詩楚詞相繼名見又
徒以待詔處餘子不足道也其間學力忠概如劉向葢

寓意詞章耳今也例處以待詔之賤豈丞相權人物之輕重分職務之高下所宜然哉彼趙定龔德不過善鼓琴視三君子相什百不翅也相輙明薦而明用之設心倒置類如此故傳賛幸無貶辭而識者之論莫貸焉夫漢相大抵用他流求其肯持正務為經術詞章之士主盟者茫無所望幸而吾黨自公孫弘而後間相馬士猶望一二於什百也適諸公者皆持禄保位士將絶望矣又幸而吾黨有得君肆志如相者踵相馬士猶望一二

於千萬也相復不顧則士竟絶望矣故當時所守固如

劉向王吉則甘沉下僚所守不固如王仲翁則移附他

類或謂丙吉將死薦三人自代皆彼類也而始乃薦吾

黨仲翁望之豈其性哉僕思此固矯為美事者抑亦見

吾黨不自主盟嘗試薦一二相形耳嗚呼當為者不為

至使他人矯為以相形獨不可惜哉僕持此論久矣未

嘗敢聞於人幸今當相兩公其次樞密公又其次參政

公率其黨可與言者於閤下又有雅故宜言也故首以

閭馬如僕自揣質非受大道者如耽為文字久則成癖矣極其所到不過王褒諸子而已耳不足動兩公念王吉致君之學闔朝百執事雖未可量僕認投閒置散之中猶有更高者漢鑒不遠伏惟兩公公吾心恢吾量張吾膽凡士之可與有為者逸斯訪之來斯受之去斯挽之吾黨有以相慰他類無以相形清議歸而太平還矣僕所敢為賦頌歌詩雖自負留他日文太平可也而所以太平之事非高見遠慮之相所喜為盡卷而歸更養之

自王褒充而至劉向僕雖屈猶信也故令之所望於兩公者輕抑之揚之姑退聽焉不備

上梁丞相書

五月具位某謹薰沐獻書於丞相閣下僕自幼讀書將壯而竊一第隨牒抗塵于茲凡十五年更事涉世熟矣始悟吾黨之在天下大而講學次而為文又次而進身自唐虞夏商周而上莫不代有宗主伊尹傅說周公之徒是也故三者皆有所歸焉沿春秋下逮戰國雖鄒魯

之間有聖賢之師友而朝廷之上無聖賢之公卿故吾黨講學為文容有折衷而進身之道茫然莫知底麗秦不足道漢文學之宗視春秋戰國固歉矣至於士類進身亦未有出而主其事者或冒而主焉又非吾黨所歸考百官表漢相葢多矣惟田蚡慨然為士類主盟而蚡非吾黨吾黨莫歸歸莫齒也公孫弘魏相俱以儒顯而弘薦用則酷吏張湯而已相所薦用則樂工趙定龔德而已一時清流如董仲舒韋玄成則疾而擠之廟堂

之上先後相承上下相習大抵然也故終漢二百年吾黨無宗主其間卓然氣銳而莫遏如嚴助徐樂朱買臣蔡義等不過詣闕上書自結主知小不自愛而甘爲詭遇則主父偃以衛青進兒寬以張湯進趙綰王臧以田蚡進大不自愛而甘結與援則匡衡以史高進何進以王音進杜欽陳湯以王鳳進又極不自愛而甘由左道則司馬相如以楊得意進翟方進以淳于長進貢禹以石顯進凡彼十餘士其初豈不欲遵正道附正人以顯

也奈何正人者坐視不顧士抱其所有方倀倀然無所歸也而其旁之與正人為敵者又乘間竊起而招致之彼非視萬物恬不為動者安得不枉而趨也哉故天下之美事當為者不為則其弊必有不當為者出而冒為之漢朝廷之上使吾黨有宗主大闢公正之路隨才大小每邂逅輙汲引則不惟所謂十餘士有所歸其傍亦無從間而冒為美事者矣故士之失身不特士之過權衡士者亦當分任其過焉本朝擇相率自儒取也非若

漢之雜用他流故凡當國者稍自恢廣率可為吾黨宗主顧其志氣敢自任與否耳前輩敢自任為國收拾士類如魏國韓公之薦歐陽子至于再至于三雖不少矣然其間有初猶豫終棄置者焉自今觀之梅聖俞陳履常好修之士也文康王公知聖俞深矣初欲論薦迄不果故聖俞賫所學以歿文忠蘇公太史黄公談履常不離口則廟堂正人豈無知之者而俱坐視翻使章惇睥睨而邀致之幸而履常所守淳故不屑就否則幾何不

流為漢十餘士類耶方今士不乏也閤下與王公又以殊科列工相天下士不謀而同以吾黨宗主望兩公矣僕喜學嗜為文王公故常知之區區猶以未經衡鑒為歉謹襲所作詩文十六卷仰塵晏覽雖浩然自期鋭然自鞭不到古不止也更惟暇日閲其概而指其歸終獲列文藝傳足矣文康王公魏國韓公之所為待歐梅者惟兩公裁之脱或泛然揖而進睨而退僕亦甘為聖俞之齋所學以沒雖有冐而招之僕當為履常之守必不

至如漢十餘士之失身也懼衆不可料其他豈無高於僕者或至東閣敢誦前所聞以獻凡美事幸自任勿姑坐視吾黨之無所歸至使其傍之不當爲者乘間而冒爲也哉不備

代人上李參政書

僕聞天下之事必宰相然後得盡行必臺諫然後得代言雖然天下之利害無窮而臺諫之耳目有限古之治朝不獨臺諫得言事下至草茅之賤例得言其所見聞

而悲其所欲言以進者無他誠恐以有限之耳目妨無窮之利病則容有遺而已矣故僕嘗謂天下之事必宰相然後得盡行此不刋之言也必臺諫然後得盡言則失之或拘矣當祖宗朝葢有草茅之士與時言者矣鮮有與時合者横渠張公載自少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未弱冠猶布衣也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反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勉之讀中庸其後眉山蘇公洵至中書猶布衣也嘗試談兵若權衡書

獻於朝加之歐陽文忠公為之地而韓魏公意若有不滿者竟不得大用嗚呼此二公豈蔽賢且塞天下之言語者哉固所見有不同耳由今觀之張公載卒為道學宗師而蘇公洵所慮邊鄙之變卒不逃其言則其初范公所以責之盖陽抑其小而陰成其大韓公所以意若不滿則未免於輕料事之未必然而重與人之有所就哉恭惟今天子嗣統以來無日無中興之念毗賛列論之臣前後累十百彼其宣力而效忠不為不至矣迨今

十有七年百為無一二成就此其咎安在哉非言之者不切則行之者不力二者必居一於是矣夫僕亦能言之類也而身不當臺諫之責雖然猶幸齒於草茅之士故奮而吐數千言率窮思而僅得之者葢已緝為成編上進矣顧未知聖覽以為何如謹懷副本與謁俱入而獻焉葢聞之道得其機則其入易不得其機則其入難上古有伊尹至智也而干湯之初且七十說而不受漢武帝時有田千秋無他學術也而諷帝之失至一言而

悟意夫豈湯之聖反不如武帝中主之見利害明受言
果耶特千秋得其機尹之初未得其機耳僕之茲行形
與影俱近習親昵之援不惟無有亦所耻者徒言之切
時而已之機得否非所計也萬一一言悟意特幸爾不
然雖百説未可知況姑止於七十説也哉區區猶强詞
於閤下之前意者欲閤下試觀何如也以為其所獻言
近是耶抑迂且疎耶葢有述者矣陽抑張公載之小而
陰成其大叱范公鼓舞後輩之術閤下所宜疾鞭者若

夫輕料事未必然而重蘇公洵之有所就此雖不害韓公之為名臣亦白璧一疵也閤下意亦小懲也哉

上葛丞相書

僕聞之萬斯通之謂道道一適其可之謂時億兆衆所賴千百世所法之謂事業道有經有權時有常有變故遭時之常者事業成於經遭時之變者事業成於權古之大臣始終遭時之常者八元八凱是也始終遭時之變者伊尹是也始遭其常中遭其變終又舉變而歸常者

周公是也時之常變雖異而元凱伊周各以其道通之應常中經應變中權故事業之歸不害其為同下至於漢始爭雌雄姑置勿論蕭何相高帝時則有黥彭之變故一以信謹應陳平相惠帝時則有吕禄之變故一以智謀應魏相相宣帝時則有雲山之變故一以嚴毅應何之後曹參專之鎮以清静平之後周勃專之鎮以重厚相之後丙吉專之鎮以寛大後之三公豈固與前者異哉時有常變道有經權然也何有功於高帝固矣而

法家心容往往招疑乎有功於文帝固矣而術家心深往往招忌相有功於宣帝固矣而儒家心徑往往招怨使參勃吉不各以經道道之則疑忌怨之積豈不又與激相等哉所不滿人意者參勃吉之道非吾儒之道故其所應未盡中經其所成可謂近功未可為遠業厥今何如時哉論多故耶邉烽不聞謂小康耶物論有駭要其至當則變伏於常常函其變之時也補衮之責正在中書設令留公先事而去則閤下為何為乎為相可也

不然後事而去則閤下爲參爲劾爲吉可也又不然姑留馬閤下容有可諉曰吾副爾令也留不曰留去不曰去一以權應則常形猶在一以經應則變證已潛難乎其爲閤下計也盖嘗思留公信謹似何嚴毅似相所少者平之智謀也故應常中經應變未中權何則君子求退小人求進兆其時也留公進君子退小人其志太銳其跡太露斷蛇不殊困獸猶鬬故一時之間君子以進小人以退曾未幾何退者復謀進進者復求退勢之所

激無怪其然大抵君子小人之勢相容則安相形則激為今計君子求退是矣閤下不可遂其求遂則孤孤則揺小人求進是矣閤下不可沮其求沮則廹廹則合要當雜以經權之道通之一泯其迹兩安其心君子不揺譬則虎猶戀山藜藿之採未至於無禁小人不合譬則雲已散空日月之蔽未至於已甚陽為無他陰實有待或者機會至焉吾之事功成矣狄梁公用此道也閤下胸中别有成算非人所知也僕其退聽否則道有適今

智無厭故不備

上陳參政書

士大夫爲時出幸而同朝未必同職事幸而同職事未必同心西漢二百年相國同心者蕭曹丙魏四人唐三百年同心者房杜二人蕭曹又相先後非同時同時同心實四人爾嗟夫何其少哉蓋人生天地間東西南北不同也故氣不同風不同也故聲不同水不同也故臭味不同心無常主惟氣是移否則惟聲是移又否則惟

臭味矣然國之論相公天下而選豈固須同風土之人哉故聯事於廟堂之上得同聲氣臭味者為難聲氣臭味同矣而心不同者有之故論心同者為尤難何則聲氣臭味不同而心同者非大有學力不能也士大夫之有學力千不一大有學力萬不一其尤難也何怪丙吉為漢御史大夫今參政是也而得魏相為長玄齡為唐中書令今丞相是也而得杜如晦為貳凡為貳者其位偪其權不得專其位偪故長易以忌其權不得專故已

易以慊中書以佐天子黜陟爲職事者令若忌與慊之心生則口若有鉗手若有掣云爲之間畏議不暇於黜陟豈暇及詳哉大抵長才高者難爲貳貳才高者難爲長相與如晦所謂才高者也爲其貳與長寧免慊且忌哉玄齡明達吏治卽以賢下不肖一主焉可矣而每必曰非如晦莫籌此所以示我不專而解彼之慊也吉精道律令相綜核名實一與奪可矣而每不伐善一聽相總領此所以示我之無侵而解彼之忌也然則二史以

同心書者乃吉同相玄齡同如晦非相同吉如晦同玄齡也故吉於相善爲貳玄齡於如晦善爲長地節貞觀之治則爲長貳之效所以善爲長貳則吉小有學力玄齡大有學力然歟方今葛公長中書閤下貳焉葛公之心與閤下同乎否耶僕不知也僕知閤下有學力而已循常廟堂所急人才令不獨是君聽之從違天倫之離合一寄於二公之手二公之心大同則天下受福小不同則天下受殃故爲長者當如玄齡爲貳者當如吉雖

然吉於相不以嚴同而以寛同玄齡於如晦不以斷同而以謀同則廟堂長貳之同心非貴小同貴大同也如同人于門不若同人于郊同人于郊不若同人于野閤下學力充矣其貳葛公也必大相同忘言可也僕亦知學於二公未失為同聲同氣同臭味者二公於士大夫以同聲相應者多矣僕豈可不以同氣試一相求同臭味試一相投哉故終誦同人為贄焉

上李舍人書

上士學道下士學藝僕中士也度其質不足以受大藝又其所耻者故取其離於藝而進於道謂之文者而學焉自少留心至於壯矣今老矣雖曰未成要亦不為無立者顧猶不免以其文窮無他未獲其所附而已蠅附驥則遠蘿附松則高文之升沉顧其所附如何夫文於五行為火八卦為離離者附也聖人以火為離無乃取其知所附耶乾下離上曰大有大有之離是為太陽之火生與天俱意其為附不自知其高也大君之有文德

如堯舜者以之離下乾上曰同人同人之離是為雷之火去天有間附於雲所以求升于天也大臣之有文學如周召者以之艮下離上曰旅旅之離是為山上之火去雲有間附于山所以求升於雲也侍臣之有文詞如枚乘王褒司馬相如者以之離下艮上曰賁賁之離是為山下之火去山之上有間附于下所以求升於上也下僚之有文采如王楊盧駱者以之坤下離上曰晉離下坤上曰明夷明夷之離是為地下之火於土為埋光

瘞彩者紛紛而是姑置勿論晉之離是為地上之火去山之下有間附于地所以求升於山故曰晉進也噩進矣不幸退焉士人之有文氣如劉賁李白者以之僕持此論久矣幸未免為劉李始謂終不以未免為王楊盧駱而間於人也而前此為史時門下知僕文與凡士殊令門下橫居論思獻納之地而僕也有懷不吐幾何不與以凡侍臣待門下者類耶門下之文乃初薪之火也附于山而升乃今電火也附于雲而升日升日日升不

麗太陽不止僕之文特爝火耳雖幸麗於地之上附於山之下其如寸銳則尺鈍何故以同人之離頌門下德又以旅之艮頌門下功王文康公不爲梅聖俞醆言雖無艮功離德在位未損也孰若韓忠獻公離德備矣又以艮功施于歐陽子之全美耶門下誠能反僕之文于賁其須示吾之幸附于上也反是則僕之文于賁其趾示吾之安處於下而已矣無尤忌焉

上京丞相書

古之宰天下者才忌太高識忌太明大可疑者在吾目中則小可疑者何傷彼識太明則必也逈視之大不正莫逃則小不正者置之度外可矣彼才太高則不窮訊不已也故道不足而才識有餘始未免為高明所使終未免為高明所累舜之十六相商之伊傅周之周名有妙天下之才反以不露為高雌守其雄之謂也有妙天下之識反以不察為明黑守其白之謂也雌守以雄在吾度外者莫知吾之高白守以黑在吾目中者莫知吾

之明由焉安焉老焉死焉曰彼相於我何力哉是爲有
妙天下之道夫道者蓋所以充才識使之高明又所以
將高明使不至於過也獨不見坤在乾上爲泰泰之時
三陽用事莫高明如也肆高明所之何求不遂而九二
惟中行是尚隂可疑者也外之而已未甞遐視小人不
正者也外之而已未甞窮訊何哉遐視窮訊非中道也
坤之道用中泰之道用坤相之道用泰九二之道曰包
荒相之道也九二之效曰朋亡相之業也漢高平侯魏

相易學也考其為相雖載物歉於坤而包荒可進於泰
地節三年至四年平丘侯遷清河王科以可疑遣冠陽
侯雲博陸侯禹樂平侯山以不正誅名實一寤朝野俱
清連逮者聽其自適詿誤者容其自新相於是為不失
泰九二意矣地節元康三王三史三許相先後以戚侯
或者以為非漢美事相猶可諉曰有申伯故事在也許
伯之弟舜欲監護太子家疏廣不從元康二年詔侯舜
廣父子於是去矣而相不去也制貴臣之驕草副封之

弊既資伯為之先議發兵之非又資伯為之後或者以為非相美事相尤可諉者僕曰不然自名觀之伯外戚也自實觀之檀長卿為沐猴舞司隷校尉劾之伯曰釋之則伯長厚人也宣帝十八歲即位元康以前未三十也伯無日不在帝側地節以後又策誅逆之勲何事不可請哉十數年間史無過失可書則伯謹飭人也宣帝無過舉無失德雖曰天成要其人助未必非伯長厚謹飭力也相豈得以名廢實望望然去之論其蹟伯與相

非類矣論其心誅大逆安至尊非細事伯與相初同謀後同功同謀而不洩同功而無爭吾類猶有不能為者相豈得以迹妨心望望然去之故廣不附伯徇跡也其去存名也相不外伯徇心也其留存實也去留不同同歸于是孟子曰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殆豫為相與伯設與僕持此論久矣未嘗敢聞于人嘗試為閣下誦焉閣下學已負出於漢道可復入于易其本源深故其流不激其涵蓄厚故其發不章相國四年于茲鼓

一元於溥博轉萬物於混成蓋自坤之直方大出也泰之九二特坤之緒餘耳相之不失九二之意又特泰之緒餘爾相足為閤下誦哉閤下向者嘗為僕包荒幸矣玆者更能不遐遺僕則幸之幸也二者適然皆泰說也他求其說未有切於泰聊藉口爾泰足為閤下誦哉不備

上張參政書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闔一闢之謂變陰陽不合之謂固

出入於闔闢之間而不窮之謂通君臣與天地配剛柔其道也剛柔自為消長其變也往來於消長之間其通也反是其固也通則小康大通則太平固則未治大固則亂常理然爾伏羲畫卦存體而已未言用文王重之則九剛六柔也五君也二臣也首考之乾之君臣純剛非常剛純粹精之剛也坤之君臣純柔非純柔直方大柔其中有至剛存闔闢無倪出入莫窺故其效亨為元亨美為至美利為不言所利之利非常效也惟堯舜禹

湯文武之君臣為能次考之六十二卦之中九二九五者十五謂之剛濟剛齊之君臣是也過則秦六二六五者十五謂之柔濟柔魯之君臣是也過則東周等過也與其泰也寧周故失之純柔於卦為小過失之純剛於卦為大過六二九五者十六謂之以柔濟剛公孫蠆澤李蔡莊青翟之於武帝韋賢丙吉黄霸之於宣帝是也九二六五者十六謂之以剛濟柔小則陳平周勃灌嬰申屠嘉之於文帝大則富范韓之於神宗又大則周召

之於成王是也於十六卦之義權文帝之治臨升泰之君臣也僕於時易有斷焉君臣之道患不善為九二六五誠善為之則其養而未發為大畜發為大壯發而成則為大有文帝盡三大之美未盡三大之善平勃灌嘉等無周召富韓范之學以充之爾主工繼統十有一年於茲淵禀内澄天光外照尚祥大道兢惕萬幾密勿近臣協衷無我純乎參道之君也駸駸乎仁宗文帝之君也計所感召宜太和未則小康今也百神受職而祝融

之驕不一四夷稱藩而獯鬻之嫚猶初其故無廼內替
神謨外秉國鈞者曾未叶以剛道濟之與道路相傳廟
堂始欲從事獯鬻中以祝融驕故姑寢誠然得之矣何
則祝融事關內治獯鬻事關外治內治舉則外治隨之
反是是為失策其姑寢也宜哉僕思祝融之驕獯鬻之
嫚之兆也獯鬻之嫚祝融之驕應之也昨驕今嫚則今
驕安知非兆後嫚與雖然此天之所以愛主上也亦天
之所以開主上也願言主上修德應天之外二三公吏

懲前弊繼自今與事變遭有辛酉之災防微杜漸不謹者斬臨危不用命者斬他一推此行之則内治舉矣或欲乘獯鬻之機二三公懲今弊其將發有輙辭難者斬有輙異議者斬如寇公澶淵之舉其既發有不用命者斬如狄公西廣之舉他一推此行之豈非剛濟柔之道與如此則外治不足成也備戎行致死命挾乘大壯之勢追復大有之業僕所願其如非所長區區文字爾他日外治之舉功成不可無頌僕欲以詩學為之後焉又

恐因循怠媮卒莫就功不可無規故於今之未舉也敬以易學爲之先焉不備

答劉師董書

某頓首師董劉兄兄之文辭甚髙而叩我至再三何巽而下也小子有疾於人易與與人率然遇於途不問其識不識立談之頃往往發篋以示其形若淺中然況兄之於我故交而叩之辭且巽而下也吾無隱乎爾兄之叩我者時文也歐蘇之門無道時文之學者無已則古

乎曷謂古曰自我作古真古也自人作古假而已矣假之不勝乎真固也必不得已為假鄭雖然率未易入也沿波討源必也韓柳乎文章之作譬則醖醴也韓之麴糵惟其中而已矣熟未熟聽其自然故其熟也醇柳之麴糵傷矣故其易熟而暴夫所謂暴醴者初飲而醉過醉而病至於醇酎人之飲之初若無力久而後醉醉則莫知所以然而非病韓柳氏沒歐蘇氏作歐之麴糵醇乎韓蘇之麴糵雜乎柳韓柳歐蘇盖凡之麴糵雖然

韓歐難入柳蘇易入易入者先入而難入者後入則先入者為主後入者為客客之不敵主也勢也權其主客之勢而制其中三柳而七韓四蘇而六歐可也反是則傷矣嗚呼甚矣文氣之難調哉一失手焉終身不救其以兄之頴拔自我作古夫豈難或者退遜未遑則四君子之文凡宜假途焉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雖然假人之為當先去己之病文章之病不于其他于浮于碎于偶如斯而已矣去浮去碎去偶是謂妙天

下之文而韓柳歐蘇之麴蘖不止也是亦教玉人雕琢玉哉

代人上程給事書

僕嘗謂事有出於一人之以為然固而執之雖天子莫奪者在古有之諫官史官是也至於唐則復有所謂察官者出焉給事中是也葢嘗考漢之時朝廷有大黜陟有大廢置有大沿革疑則下公卿議議定矣而詔勑隨下焉則無有梗之者唐制則不然天子曰可給事中曰

不可則直疏而駁之小有不便雖詔勑亦塗竄而奏還謂之曰塗歸雖天子莫奪也夫宋制唐之舊也則是今之給事中比漢公卿猶重也而閤下横居其間嗚呼其為任不亦要且榮哉雖然任其要而所建明猶有遺焉此僕之所以不自已也僕不量短薄竊怪今日之政上下茍且積弛成荒習暫成常莫有漸恢故士容為長治之策輙討論典故參之於古而不戾施之於今而宜者疏為目緝為編以為陛下千慮一不到之助葢已丹䵷

投之矣顧惟禁近諸公皆切於為國而樂得天下之士以裨末議而濟遠業者而僕也夤緣至國門猶有頡頏然舍去則不見君子之悔後莫及矣故敢以其始終得於漢者於閤下前誦之元帝時有守華陰丞名嘉者所上封事大抵薦朱雲之忠以為御史大夫貢禹之代帝以嘉疎遠小臣未然也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翻以禹為正以雲為好勇以嘉之言為猥甚至以為奸自當時言之二者之是非未可知也居無幾雲去禹

之徒植根不拔而漢業以衰則嘉言猥耶抑匡衡猥耶南昌梅福曰廟堂之議非草茅所宜言也臣誠恐身塗草野尸併卒伍故數上書今僕所以疏為目緝為編以裨時政萬一者雖不敢以三代之士如伊呂者自許抑華陰丞南昌尉之所為效區區於漢者顧未知聖覽以為何如竊自料僕所進書畧與華陰丞之訐斥相似而身與朝廷則甚於南昌尉之疏且遠天子曰俞則幸矣不然其勢必下諸公議焉謹懷副封叫呼以浼視聽可

否之權諸公實司之萬一如匡衡言以嘉之言猥在僕
則古人所遇不為三公爾非區區兹行所計者但恐重
呵禹貢而輕詆朱雲則所關於漢者大諸公不容不計
也

緣督集卷十四

宋 曾丰 撰

論

六經總論

六經未經孔子手六經者六籍而已矣六經一經孔子手六經者元氣也一元之氣小旋為日為月大旋為月為歲小旋為歲為世大旋為世為運小旋為運為會大旋為會為元至於庖犧氏之皇天下之初葢十四萬有

奇歲矣茫不可推皇轉而帝帝轉而王王轉而霸四者之變盖元氣之一旋也歟均是氣也天以清地以寧萬物以生孔氏竊取皇帝王霸之氣脉以混成六經而天地萬物之理寓焉故精精故難明曾氏子髙取諸天畀取諸地散取諸萬物之理以論索六經而皇帝王霸之治悉焉故明明故易精嗚呼人苦不自覺爾内觀返聽吾一身之中六經具焉天下人人而能内觀返聽也則吾之論誠然賛矣誠然賛矣

易論

論曰道有形歟曰道譬則人也人有形歟曰人本無形也天地予之形令夫天地之予人以形也有耳目焉有口鼻焉有手足焉六者具矣其斯以爲人矣乎曰未也六者具而不有氣扶焉則偶人而已矣夫偶人者爲玩則可欲其能視能聽能營能履則必也形氣具道本無形也聖賢狀夫形六經諸子皆所以狀夫道之形也六經與天地相始終而諸子多湮沒不行於世或行而不久

此其故何歟諸子能狀夫形不能狀夫氣六經則形氣具矣如斯而已矣諸子偶人也天下豈有編草刻木以為人而能有氣與無氣扶焉而能行之理哉六經天地生成夫人者也天地之生人也若徒與之形而不予之氣焉為扶則其形將焉用有形而無用則天地造化之工與編草刻木者何殊嗟夫所貴夫造化者為其與編草刻木者殊也否則何貴夫造化聖人作經以狀夫道之形而氣也隨具不曰有造化之工存歟造化之祖出

於無名無名之初混然而已矣混然者而不動也則至今猶混然也惟其動静摶故裂混然者裂然後確然隤然者立混然者其氣也確然隤然者其形也形藏於氣是名太極氣傳於形是名兩儀聖人者其身生乎兩儀之後而其道立乎太極之先太極以其氣鍾為兩儀而天地者兩儀之一息也吾於是知六經之氣同乎天地天地以其氣鍾為萬物而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吾於是知天地之氣同乎人敢問人之氣曰嘘吸是也嘘吸之

問有始始焉有終終焉始始而終終天地人之道備矣敢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者妙仁義而為言者也六經之道不過仁義而已矣聖人不以仁義徼仁義而以陰陽妙仁義或者取其氣焉故耶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子一傳至於丑丑一傳至於寅夫是三辰者天地之嘘氣萬物之所由生也萬物之生萌於子芽於丑達於寅有子無丑萌者勿芽有丑無寅芽者弗達合是三者是為天地

東北之氣大抵天地之氣運南而北則亂運北而南則治三皇之世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矣而未至於南也是為鴻荒之治孔子之贊易也不於其先焉始不於其後焉始而於伏羲曰易伏羲之作也易之未作初有一而已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之門此易之大凡也而得其凡者希先得一為一天地之子氣聖人所以萌萬物也後得一為二天地之丑氣聖人所以芽萬物也二生三三生無窮天地之寅氣聖人所以達萬物也萌

而芽芽而達伏羲神農氏所以輔天地之自然而物物也伏羲神農萬物之母也鴻荒之民其嬰孩也哺母之乳而不知飽飽而忘其恩飽且不知矣而何有於恩也哉名之曰安於自然被羲農之化者安於自然而不知則可讀羲農之書者愚於自然而不知則不可聖人於是明告之曰生生之謂易夫生生者子丑寅之氣也而聖人託焉有以哉斷曰易東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生物羲農於焉生治孔子於焉生教

書論

論曰天下之理始終而已矣易元氣之始也於十二辰為子子天地之所以始萬物也子傳而丑丑傳而寅天地所以始萬物者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子丑寅者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之謂也達則達矣而無以繼焉則未免乎病也胎生病於殰卵生病於殈羽生病於不嫗毛生病於不育然則奈何曰必有能濟其不及者卯所以濟寅之不及也萬物之生茚於卯美於辰盛於巳方其

卯與辰與巳之未動也萬物則蠢蠢然既動則油油然方其未動則蠢蠢然者雖欲止於不病而已矣且不可得及其既動則不惟不病也遂至於節至於美至於盛然則子丑寅者萬物之所由生生也而止爾彼其所由長長則為卯辰巳之藉也歟天地之於萬物也雖生而不能長則亦徒生而已矣聖人曰易吾所以生萬物也不可徒生於是有書曰書吾之所以長萬物也萬物之所為生長於吾之易與書者非生長於吾之易與書生

長於吾之易與書之氣也嗚呼君子知易與書之道者無求諸易與書求諸三皇五帝之治可也欲知三皇五帝之治者無求諸三皇五帝求諸天地之氣可也三皇之俗朴五帝之俗和三皇之法未成五帝之法已成俗之朴與和者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猶之可也法之所以成與未成者孰使之然哉則天下不知也而吾獨知之矣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反是則亂三皇之世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夫東北者子丑寅之氣而寅

者陽之方壯也而未老也方動也而未病也不則殰也殈也不嫗也不育也之病生而天地之功虧矣五帝之世天地之氣離乎東入乎南夫東南卯辰巳之氣而卯者陽之漸老也以其漸老者迎其未老者黄帝堯舜所以壽萬物之脉以全天地之功而孔子之所為次易以書也歟雖然易起於伏羲而書不起於黄帝何也黄帝之俗朴固也而伏羲者朴之始也五帝之俗和固也而黄帝則未至也夫其俗之所為朴與和與未為至和者

何也法始於伏羲成乎堯黄帝則成而未大成也以其法之始始易而不以其未大成成書法當如是也惟其法之成而未為大成故其俗之和而未為至和唐虞之俗其和之至歟敢問和曰和非生於和而生於朴朴者和之醞也和者朴之熟也黄帝之和則熟而未熟者也嗚呼君子則混融之而已矣以吾之氣混融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之氣混融古今孰非此氣也伏羲神農以子丑寅之氣醞唐虞之和則是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

之時也堯舜以卯辰巳之氣熟三皇之朴則所謂遂至於節至於美至於盛者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云者一夫二也生則為始始長則為始終者二夫一也夫有始始必有始終然則俗之朴與和者雖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而祇所以為自然也歟天下之治與不治也堯舜未數數然也則是堯舜以其自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伏羲之功也而書也首焉則是孔子以其自然輔天地之自然

以長萬物以全易之功也不然書之有三墳蓋其舊然也而今乃斷自唐虞而下余謂鶴脛雖長可斷也歟斷曰書東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長物堯舜於焉長治孔子於焉長教

詩論

論曰三皇之治渾渾如也五帝之治温温如也渾渾也者蠢蠢者也温温也者油油者也蠢蠢也者生生者也油油也者長長者也天地之於萬物也生生之長長之亦可謂仁也已矣聖人輔天地者也其道亦當如是乎曰天地不

徒仁夫萬物也又有義焉故五行之氣不徒用夫甲也又有庚焉甲者氣之噓庚者氣之吸三皇之治氣之始噓也故曰渾渾五帝之治噓之極也故曰温温孔子贊易始於三皇而定書始於五帝則渾渾温温之别也嗚呼君子亦觀其氣象而已矣孔子之贊易也於何不先其温温者而其定書也于何不存其渾渾者易之不先其温温者則猶有以曰易伏羲之作也至於書之不存其渾渾者則何以哉曰孔子太極也六經天地之氣也噓之始則為易三皇所

以生物極則為書五帝所以長物也書為五帝而作而施及於王則猶易之施及于帝也曰是固非生長萬物之正氣而要之其運必至是也故君子以為書窮於秦誓而書之氣已窮於始作俑者之日嗚呼作俑秦誓者誰歟君子蓋有不忍言者曰天地之所以龔萬物與吾聖人之所為次書以詩者於是乎在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生生長長者父母之愛其子也父母既愛其子曷不與之旦旦而生生旦旦而長長而乃受之以龔天地不仁甚矣哉天地仁則

無乃始終終始之理固然歟雖然詩起於三王而略夫夏何也曰天地之氣然也唐虞之時純噓也故其俗和一傳而夏則噓吸之間也噓者欲絶而未絶吸者欲交而未交故其俗尚和再傳而商周始離於噓而入於吸矣故其俗激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方其未離於噓也宜乎寡怨於民也及其既入於吸也宜乎不勝其敝也詩三百大率為不勝其敝者作也於詩焉觀盖有所謂責之閔之哀之刺之戒之思之疾之憂之規之誨之傷之之

辭者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是也故其辭激夫其詞之所以激者起於其俗之激也至於所謂美之頌之樂之嘉之之辭者莊子所謂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是也故其辭稍舒夫所謂舒辭者不過如斯而巳矣激辭如彼其多也吾於是知詩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也決矣不必天地也吾一身之中自有造化氣是也噓則為甲吸則為庚甲之分有先後先庚三日起於午一元之南氣化工所以咢布萬物也雖

然猶未也午一傳至於未化工所以申堅萬物也元氣於是乎酉聖人於是乎詩矣詩生於俗之激激生於氣之吸夏之所以寡怨於民者蓋萬物之始愕布而商之治則已薆昧而申堅也歟不然古詩餘三千篇就中豈無虞夏之詩尚存者而孔子黜焉予謂鶴脛之長可斷也歟而戜者於詩見其不無舒辭則以為噓吸具余則告之曰時乎暑也豈無一日之涼時乎寒也豈無一日之温而天地之氣不以其一日者變其一歲者則聖人

之經安得惟其小者不惟其大者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且以其逃空虛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較諸所謂渾渾如也温温如也則其氣象何如也況夫逃空虛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才什一而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滔滔也歟斷曰詩西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收物湯武於焉收治孔子於焉收教

春秋論

論曰聖人之道有窮乎曰無窮道則無窮矣道之用則

有窮也道者通也無不通也何謂通曰至難言也孔子嘗兩言之矣而自為歧也曰一闔一闢之謂變不變則窮矣往來不窮之謂通窮則不通此一說也又有一說焉曰窮則變不窮不變矣變則通不變不通矣通一也而兩其說前焉以為生於不窮後焉以為生於窮由前則戾乎後由後則不合乎前天下曰孔子吾道之主盟也主盟無予奪與國奈之何嗟夫斯人也則亦未能混融而已矣混融而覘之有窮者所以無窮也孔子自為

歧哉聖人以其無窮者寓諸其有窮者而文焉曰六經其經六其道一其道一其氣二噓吸是也易微噓天地之始始也書純噓天地之始終也詩微吸天地之終始也終而始天地之用無窮矣乎曰猶有終終者焉有始始而無始終則天地之功虧有終始而無終終則天地之功散散則無歸萬物之生堅於申熟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而其性命之所在則或寄諸其實或寄諸其根夫其根與實幸而堅於申矣而弗有酉焉則弗熟也

借曰孰矣而弗有戌與亥焉則無歸無歸則其性命之理將蕩入於滅矣聖人曰所貴乎吾道者為其有通而無滅也於是作春秋曰春秋詩之變也詩窮於陳靈而詩之氣久矣其窮也詩之氣不窮萬物不堅春秋不作雖然合而言之皆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何者陰生於午而盡於亥中而分之午未申者吸之始西南之氣也酉戌亥者吸之中西北之氣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且夫好色者淫之媒也而未至於淫怨

誹者亂之兆也而未至於亂則午未之氣然也至於平
王東遷之後淫亂之風放乎天下而莫之禁則酉戌亥
之氣然也以其酉戌亥者逆其午未申者而文焉曰春
秋聖人所以復萬物之命而環天地之氣也不然春秋
魯史也魯之有土自伯禽至隱公三百八十六年矣就
中豈無一事之可垂鑒戒者而孔子黜焉子謂鶴脛之
長可斷也歟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余嘗言
孔子之賛易也猶其出遊觀之上也其定書也猶其在

齊聞韶也其删詩也猶其入太廟而觀欹器也其作春秋也猶其為魯司寇也今夫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跡者此孔子之所為魯司寇者然也而君子謂其作春秋者亦然則較諸所謂入太廟而觀欹器者其氣象又何如也司馬遷曰萬物聚散在春秋遷其有見於此哉春秋之氣得酉戌亥亥者子之西子者亥之東二者之交萬物之所成終所成始也余謂之始終遷謂之聚散此豈二物也哉遷之說於余無以異者余於

亥子之氣論其正而已矣遷則併於二者之交包焉而推循環之理曰窮則變變則通如斯而已矣雖然遷豈誠有見於此哉遷之淵源與游夏孰若游夏於此若有物鉗其舌者而遷也及之意者其億而中也夫斷曰春秋西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藏物五伯於焉藏治孔子於焉藏教

禮論

論曰道譬則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噓

吸有氣斯有色有色斯有慘舒有形而無氣者偶人也彼誠偶人則噓吸已不能矣而況夫慘舒今也有人似偶而非偶兀然坐於深山不飲不食無慘無舒其即之也與不即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定也嗟夫舒慘之不可絶固也借曰可絶秪亦自私之計非大通之道也天地之氣若浮屠氏然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資焉天之氣噓萬物資始吸萬物資終終始則有所資矣而其噓吸之盎而見諸外東西則為青為赤南北

則為白為黑離乎黑入乎青則為舒離乎赤入乎白則為憏此何為者也曰天地之氣非能為色也而不能不為色也天地不能絕舒慘色浮屠氏獨能天地之所不能也歟聖人之道天地之氣也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氣之嘘吸也嘘吸之氣運諸冥冥之中則固有無色之色存焉而人莫之見也夫人之情信於其所見疑於其所不見天下或曰聖人熒惑我也或曰誰謂聖人然二事爭而不已則併率其不爭者求覲於吾道而質其

疑以決其爭而吾道果無可觀者以證則經之作幾何不與兀然坐於深山者類也則天下曰聖人熒惑我也吾之作經將以信天下而天下皆以為熒惑我聖人之心則不安於是有禮焉聖人之作禮也曰非我也禮起於夫婦夫婦起於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其為禮之本歟天地之噓吸為陰陽上降下騰陰陽之感也吾道之噓吸為仁義易書詩春秋禮仁義之感也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則是仁義之感之謂也相感之中既有

無體之禮存焉則亦足矣而又必也制經則無乃贅乎
曰天地能以其相感者生萬物於是以其運諸寘寘者
盎而為青為赤為白為黑者以信萬物之目聖人之作
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安得惟事其感者而不
事其麗者然則禮也者其道之麗也歟天地之所以麗
萬物者有慘舒吾道之所以麗萬物者有損益損益之
變慘舒之為也慘舒之變噓吸之盎也君子曰禮損益
而已矣益之為三皇益之又益為五帝則是天地之噓

者益之為舒者也損之為三王損之又損為五霸則是天地之吸者益而為慘者也舒之初為未純慘之末為已甚堯揖舜而前曰吾予爾天下舜拜而辭曰朕德弗嗣禹之於舜也亦然而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也不然嗟夫堯舜禹率天下後世以揖與拜而商之於夏也尚然今也商既自去其所以率之者而率之以其非所以率之者則周之於商也無怪也孔子不曰夏因於虞禮所損益可知也而曰商周因於夏商所損益可知也則是

舒慘之别也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則是又一慘一舒之迭相往來而無窮也吁亦微哉商因於夏禮孔子不忍言也周因於商禮孔子尤不忍言也其或繼周者則又有大不忍言者不忍言而言斯其所以若是微歟斷曰陰陽之氣噓吸於四時而舒慘之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於四經然則禮也者蓋與四經相始終歟

樂論

論曰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天地以作經是故有氣氣道之噓吸也噓吸之盡是為慘舒令也有人能噓能吸能慘能舒而不能聲是之謂病瘖人之病於瘖天地中之一廢人爾固無用也天地而病於瘖太空中一廢物爾又安能造化萬物哉盡之外又有呼焉小呼為風大呼為雷雷之動也轟然風之鼓也哮然轟然哮然者天地之聲也雖然於其未也則有無聲之聲存陽唱而陰和者是也夫所謂和唱天地自聞爾萬物不之聞也人

有對𧸐者言言則費矣𧸐者諉曰子曷不與我言天地以為吾之唱和萬物不之聞彼其謂我瘖於是以其不可聞者寓諸其可聞者而名之曰雷風是謂有聲之聲聖人之道仁義仁天地之噓氣也義天地之吸氣也天地之噓吸為陰陽吾道之噓吸為仁義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聖人所以幹仁義之氣以終萬物也四經之外有禮所以色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目也目則信我矣而耳未我信則五經之作名為縻經於是又有樂焉

聖人所以聲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耳也孟子曰樂斯二者二者仁義之謂也然則孔子之教天下曷不亦曰樂樂仁義而已矣必也聲乎何哉曰聖人之作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天地有聲吾道雖欲無聲得乎雖然亦嘗及之矣而弗敢專用教天下也曰無聲之樂氣志既得意者以為無聲之樂我徒自聞天下不之聞也天下不之聞要有能聞之者姑曰勿䘏焉可也而彼將以為吾道瘖吾之作經所以鳴吾道也而自為病瘖

然獨得勿卹乎哉於是以其無聲者散諸其有聲者而託於八物八物之鳴隂陽之聲也陽之不能爲聲猶其不能不爲色也陽聲起於東北故清隂聲起於西南故濁聲之不能不爲清濁猶色之不能不爲舒慘也何者皆是氣也樂生於風風生於氣君子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三皇之世天地之氣漸合矣而未甚也故其樂野五霸之末天地之氣判然不合矣故其樂乖野東北之聲然也乖西北之聲然也以其始者與其末

者而推其中者則五帝之樂惟韶為盛蓋東南之聲然歟而三王之樂惟武為疵則西南之聲然歟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嗟夫天下之事難乎其兩盡也哉兩盡為天下極其斯以為韶歟而或者以武則疵矣勺之盛何可掩焉嗟夫二毛久矣而藥髭鬢真氣憊矣而餌金石多見其無補於壽也由是論之天地之氣蓋大合於唐虞之時而沿商迄周則其漸不合矣乎天地之氣合則為仁不合則為義既曰禮樂皆自仁義出則安得有

先後曰六經天地生成夫人也故形氣具形氣具故聲色具樂聲也天一生水而水生聲地二生火而火生色水陰也火陽也陽主進而陰主退孔子所以先禮而後樂也雖然陽中之陰陰中之陽禮中之樂樂中之禮君子則亦混融之而已矣聖人之經五則刑七則贅贅未之聞也而或者之論去其樂不殆於刑歟刑則樂矣吾道不殆於瘖歟嗟夫人之未立於言也亦嘗瞑目而混融乎否斷曰陰陽之氣噓吸於四時而清濁之聲與之

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於四經然則樂也者與四經相

始終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緣督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

緣督集卷十五

宋　曾丰　撰

論

十論

大學之道凡正心而上難言也自心而之身之家之國之天下大率五事而已若稽古求其能以大學之道處大學之事者罕得得亦未能者焉其數蓋與事倍而輙論次之每事

而兩其論以見吾權也每論而兩其人或兩其國或兩其代以見吾道也謂之十論

師商

道之正統始乎伏羲傳乎堯舜五傳而至於孔子又三傳而至於孟子夫孔孟所以得正統何也以其言之合乎道也夫世之所以不合乎道何也子思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惟愚不肖則不合乎

道無惑也今則知矣則賢矣亦不合乎道何也曰人顧不賢爾賢則合乎道賢而不合乎道是特賢於人者而已矣非吾所謂賢也至於智正道之所忌者宜乎其不合也孔門之智者蓋不少矣而聖道之傳獨如愚之顏子得之則智也者豈學道者所尚哉然則必也愚乎曰如愚則可愚則不可夫道之所忌乎智以其失之過也今也愚則又失之不及矣不及猶過也忌其一而尚其一其可哉故為道不難勿犯其所忌而已矣雖然顏子

猶嘆息焉曰瞻之在前盖似乎不及也曰忽然在後又似乎過也夫顔子而愚則終于不及而已矣智則終於過而已矣今也擇其兩端而固執焉則是不愚不智之間也而世猥曰顔子愚或曰不然顔子智余甚惑也盖甞觀禮至於師商之事然後知顔子所以得道之傳者盖在乎不愚不智之間未易偏目之今夫師商如何人也愚也耶智也耶余不得而知也余恠夫孔子之斥言之也孔子之教人大抵循循然誘其入而導其歸非有

大失未始斥言之今而曰師爾過也商爾不及也似斥言之者得毋以師商之失大故歟曰師商之失小也小之不戒勿尤其大大而後矯孰與其小師商所以未之矯者以其未之省也其所以未之省者以其未之斥言之也斥言之斯省省斯矯矯斯復商之喪既除孔子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則是子思所謂過之者俯而就之者也至於師則不然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

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則又子思所謂不及焉者跂而及之者也夫商之初蓋失之不及也今遂至於不敢過師之初蓋失之過也今遂至于不敢不及然則過不及之失二子互有之歟曰非也矯枉過直而已矣方其失之過也唯過之矯而不知反流於不及方其失之不及也唯不及之矯而不知反流於過人情大抵然也而二子始然而卒不然始乎智愚卒乎不智愚則其諸異乎人之矯也所不足者未若顔子而已矣何則顔子之

枉特矯之而直爾不至於過直二子則過乎直而後復也曰然則顔子始亦不免犯所忌者耶曰不要其終而訊其始非聖人有不免者庶氏之母死盡哭於它室而子思哭於廟失之過也已受人之賵盡以哭而原壤以歌失之不及也已原壤不足道也子思明言之明犯之不有門人隨救焉則幾於不免況師商乎故甞謂子思不失為顔子原壤不得為師商何者門人一言而子思省孔子之斥原壤數之以賊擊之以杖而原壤卒不省

也省斯矯不省不矯也矯斯復不矯不復也顔子子思不逺復也師商頻復者也原壤迷復者也

由求

道有偏有全全是人之所欲也偏是人之所惡也夫人而得所欲天下無聖人可也不幸而失所欲得所惡又無聖人焉劑量之則拱手以聽事之廢也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昔者邾隠公朝於魯執玉髙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一俯仰之不度兹特小有偏而已矣夫何

傷而子貢覘之以爲二君皆有死證焉故世疑之曰夫死大事也雖盧扁未容以脉定而子貢以貌索雖中秖億而已矣非君子之道也而余謂容有此理何則禮貌者胷中之表襮於外者也孟子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今夫二君者其容或失之高而仰或失之卑而俯高而仰似驕卑而俯似惰以驕惰之心發而爲驕惰之容蓋所謂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歟觀其眸子人有不可逃者况胷中之表襮於禮貌又

親於睟子也哉夫人之心至難測也孟子得之一瞭眊之間而子貢得之一俯仰之際吾於是知人之不可有所偏有則不揜也師商之偏在乎心而已未甚表襮也至於由求則動乎其心見乎其容者也故孔子再三焉聞斯行諸之問雖兩問也而一事也孔子則退由而進求何也二子之心各有偏也余嘗論人誰無偏要自移而已矣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絃以自急由也兼人失之急者也求也退失之緩

者也所不同者豹安于則性由求則心也而已矣其偏在性猶自移也而由求之心不自移豈未有以韋絃遺之者歟孔子則遺之者也求也退故進之遺之絃也由也兼人故退之遺之韋也而二子未能佩也孔子憂焉曰一警不從而遽絕之吾不忍於是又狀其心之表襮于外者以告其狀由也曰行行如也其狀求也曰侃侃如也侃侃之狀雖異乎行行要皆未免乎一偏何則退與兼人之心發而表襮于外者其理固然不揜也行行

之狀譬則執玉高其容仰者也侃侃之狀譬則受玉卑其容俯者也以子貢之覘二君者而驗孔子之狀二子者吾知二子為廢人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求之腒韋於魯雖不廢亦無成者也由之死于衛雖成亦陋者也魯卿之僭甚矣為求計盍諫諫不聽盍去今也不然又為聚斂之事以媚之所謂伊優者而已矣如之何望其有所成哉仕之難尚矣為由計何擇擇之而莫得何已今也不然以為食其食不可不死其事不知出公之

食不可食也茲所謂骫髒者而已矣如之何望其成之不陋哉凡事之成不成成之陋不陋或有幸不幸存焉而君子之論不其然也曰盡吾心而已矣其心未盡而付之幸不幸非孔子之所望於二子者也是故一警不從又再警之庶幾以其容之失而覺其心之偏或曰郝魯之君其偏在容而已矣子貢一見而知其不能久者以其心之亡也今二子之容猶二君也則其心之亡亦猶二君也而孔子特以由為若不得其死然何哉曰求

雖生猶死也

夷惠

亘萬世而無弊者吾道也反是者它道也人非堯舜鮮有不之他者顧求之如何爾顏子於其未遠也求而入于吾道故全師商於其漸遠也求而入于吾道故廢由求則於其既遠也然後求而入於吾道故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嗚乎孔子所以苦口于其初者爲是也歟雖然初孔子所以苦口者論其心而已未及其身至於

論夷惠則及其身矣夫夷不辱其身者也夫惠辱其身者也辱不辱雖異未合乎吾道則一也蓋嘗以孔子之所謂辱不辱者參之孟子之所謂浼不浼者為論以為人之冠不正雖其君父猶畧之況鄉人乎夷也望望然去之曰爾其浼我也吁此而浼我天下孰有不浼我者乎人而裸袒雖妾婦猶或病之況外人乎惠也由由然與之偕曰爾焉能浼我吁此而不浼我天下孰有浼我者乎浼也已惠曰不浼不浼也已夷曰浼充夷之操而

不陷於猥充惡之操而不陷於鄉原吾不信也夫孔孟所惡此二者為其賊道也而夷惠陷焉惡在其為夷惠也哉曰夷惠無是也孤竹君夷之父也臧文仲擠惠於下僚者也吾嘗意夷之逃去必其父子之間有間言焉若申生之事也夷而不足於量則有死而已豈復逃去雖逃去豈能不念舊惡哉今也否則其量甚夷也吾嘗意惠於交際之間大抵守節而不阿故文仲雖知其賢而不引用之若子西之于孔子也惠而不恥于小官則

凡可以進身者靡不為已豈能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哉
而今也否則其節甚峻也其量夷則鄉人之冠不正夷
不責也其節峻則人之裸袒惠不安也此夷惠之實也
然則孟子之言過歟曰非孟子之言過梏於孟子之言
者過也夷之清非其君不事而已矣惠之和不羞汙君
而已矣非其君不事謹其初也不羞汙君要其後也事
君而謹其初於吾量未害也事君而要其後於吾節未
害也於吾量與吾節皆未害則夷之清蓋王通所謂清

而無介惠之和則子思之所謂和而不流者歟雖然自非其君不事也而推之則學夷而失焉者雖鄉人之冠不正亦將責焉夫是之謂隘自不羞汙君而推之則學惠而失焉者雖人之裸袒亦將安焉夫是之謂不恭此孟子之意也而世猥曰夷惠然豈謂夷之量能容其父而不能容其鄉人惠之節能不貶于三公而不能不貶於裸袒也哉惜無貫穿孟子以告之者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必同也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此為伊尹

言非為夷惠言也而吾取之以論夷惠夷之一諫而去
周惠之三黜而不去魯茲或去或不去之說也而孟子
以為其趨一也一者何也仁也豈亦就所謂歸潔其身
者參言之歟故君子以為夷惠之趨於仁猶伊尹之歸
于潔未有潔而不仁者也未有仁而不潔者也或曰夷
之不辱其身謂之潔可也惠則辱其身矣謂之潔可乎
曰可也殊途而同歸則是夷果隘惠果不恭也果隘不
恭則是歸汙其身而已矣焉有仁人而歸汙其身也哉

楊墨

蓋孔子嘗言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夷惠之行稽焉而未詳者也楊墨之言言焉而不慮者也稽焉而未詳雖未免於弊猶可也言焉而不慮則吾不知其終楊之言取為我墨之言取兼愛夫取為我而至於一毛不拔夫取兼愛而至於摩頂放踵所謂不知其終者如斯而已乎曰未也一毛而不拔古之重用其身者也摩頂放踵古之輕用其身者也古之重用其身者豈獨楊

而已雖一髮之毀傷孔子所不敢曰吾受之父母古之
輕用其身者豈獨墨而已雖胼手胝足禹所不顧曰吾
為民也為民則仁也為父母則孝也楊者曰均重用也
爾聖人為之則為孝我則為無君墨者曰均輕用也爾
聖人為之則為仁我則為無父非孟子之辯無能詰之
者矣何則其跡相似也吾嘗意孟子之所以折服楊墨
必有巧發而奇中者焉蓋不止於其書之所言者顧其
門弟子録之不詳爾於是代為之説以詰二氏曰楊者

來汝師之言取為我大抵以古之舍國而隱耕者為證也汝謂古之舍國而隱耕者復有加於伯成子高者乎無也而子高則未始為我也曰墨者來汝師之言取兼愛大抵以古之養三老五更者為證也汝謂古之養三老五更者復有加於武王者乎無也而武王則未始兼愛也或問其故曰禹之時子高舍國而隱耕固也然而向嘗為堯之諸侯則有出有處孰曰為我哉武王之養三老五更固也然而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有厚薄在

其間矣孰曰兼愛哉嗚乎楊墨復生將口呿而不能對矣何則武王之與子高蓋二氏之所借以為證者也而今自叛之則是其說自窮也夫是之謂以楊墨攻楊墨不然徒曰爾為我是無君也爾兼愛是無父也吾恐楊墨為有詞矣蓋嘗論是非之難辨莫甚於跡之相似而君子之闢邪說也莫難於使人之無詞楊墨以其跡之相似也而未服今以其說之自窮也而無詞則孟子之闢邪說可謂巧發而奇中者哉而其門弟子録之不詳

故吾有言焉一毛不拔在孔子則為孝非重用也楊者為之則為重用摩頂放踵在禹則為仁非輕用也墨者為之則為輕用吾豈私聖人而讎楊墨哉蓋聖人會逢其適而已矣楊墨則執一也雖然必不得已而輕重之則不無毫釐之辨楊失之重用者也墨失之輕用者也失之重用雖曰賊道苟知悔焉猶可収也失之輕用雖悔莫収矣故孟子以為逃墨必歸于楊以孟子之所以權楊墨者而權夷惠吾知逃惠必歸于夷蓋其末流之

勢然也夷之心雖非隘也學夷而失焉者則為隘隘則似乎猥惠之心雖非不恭也學惠而失焉者為不恭不恭則似乎鄉原夫猥雖孔子之所思亦其不得已而思焉者至於鄉原雖過門不入無憾也借有不得已豈復思之也哉故又為之斷曰君子之論毫釐必計也如毫釐之不必計則不幸而失與其惠也寧夷與其墨也寧楊與其楊也寧夷惠

管晏

周衰道不明甚矣權其輕重而制其可惟孔子為然伯高死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哭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二者無一可也於是哭諸賜氏曰彼由賜見我夫一哭禮之末者也雖失何傷而孔子屑屑焉一毫不貸本則如之何至於後世雖本不計也雖計不悉奈何欲無失哉幸而其失小則在其心與其身而已矣不幸而加大則有刑于其家而不自禁者也其失在身雖小難収也雖収難全也猶以身也刑於其家則殆有無如之何者繼之矣

楊墨之言失而難収者也夷惠之行収而難全者也故未甚則為夷惠甚則為楊墨雖然猶幸楊墨之未得志也假令得志吾恐不獨在其身而已矣獨不見管晏之事乎夫管晏齊大夫也大夫之有家其禮莫重於廟廟莫重於祭祭祭之豐儉有禮焉唯其稱而已矣去禮而言祭世之識者往往不然也而管晏則然子貢曰管失於奢晏失於儉夫儉德之共也奢德之賊也故奢在所去而儉在所取世之説者往往然也而孔子則不然其對子貢曰仲賢

大夫也而難為上也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則是儉之失猶奢也夫儉之失猶奢也何也先王之制禮不可奢也不可儉也唯其稱也仲而知禮則其組紘必緇而後稱雖青有不敢僭者況朱乎惟其不然故君子以為濫嬰而知禮則祀其先人必少牢而后稱雖羔不敢薦者況豚乎惟其不然故君子以為隘嗚乎家廟之祭孰與故人之哭為重也孔子于故人之哭猶慮其失之䟽與重而管晏之於家廟翻不顧其濫與隘而甘心之則

尚得謂知禮者哉孔子曰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古之君子奢不僭上儉不偪下求為可傳可繼也而已矣今仲之奢而難為上嬰之儉而難為下則僭偪之甚雖明日不可繼也況欲為萬世之傳哉雖然二大夫可人也蓋仲嘗言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而嬰嘗言君子不犯非禮則二大夫不可謂不知禮者也夫其所行反其所言二大夫豈若是等輩哉或者有所為耶故世之為二大夫解者以仲之奢蓋分桓公之謗嬰之儉蓋

救景公之侈此戰國策曾子之說也不詰其故不反覆其說管晏之失容有可文者吾從而詰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曾子之說然也而桓公之奢猶景公也嬰矯之以儉似矣仲胡不為嬰也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戰國策之說然也而齊民之謗景公猶謗桓公也仲為三歸之類以揜之似矣嬰胡不為仲也反覆而詰之二大夫必一失也桓公景公譬則火也嬰之道以水救火仲則以火救火者也然則嬰其

幾歟曰嬰之道大率類文景也王通論儉曰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吾亦曰以嬰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雖然儉可也夫奢雖以堯舜之心為之亦不可況管仲乎是故必不得已吾從曾子得已則吾從孔子

桓文

聖人之道有正焉有權焉參用之其參用之何也不執一也其不執一何也惡之也其惡之何也為其賊道也

若管晏者可謂賊道矣蹈道則未也雖然特大夫之有家者爾進而諸侯又進而天子誰獨無家也乎今夫不仁之封舜志也而牽於象不告不取舜志也而奪於瞽叟舜豈徒知有弟而不知有父毋者哉葢弟雖當封象不足封也以其不足封而廢其所當封而舜不然曰兄弟之間姑正焉可也娶雖當告瞽叟不足告也不以其不足告而廢其所當告正也而舜不然曰父子之間姑權焉亦可也可以正而猶權可以權而猶正胥賊道也

若舜者可謂蹈道矣賊道則否也嗚呼舜則否而桓文則然故孔子有言也桓公正而不譎譎權也孔子之意孰爲爲哀姜也文公譎而不正孔子之意何爲爲懷嬴也其爲哀姜懷嬴何也曰哀姜之亂魯桓公殺之正也不必殺亦可也秦之納懷嬴文公受之譎也不必受亦可也而哀姜桓公之同姓也夫懷嬴文公猶子之婦也桓公以爲哀姜之不殺則私私則害伯吾謂殺之則害義文公以爲懷嬴之不受則秦嫌嫌則害反國吾謂受

之則害禮義而誠害伯誠害反國爾將曰舜亦區區者
又奚為吾謂患不為舜爾夫為舜不惟無害乎禮義亦
無害其為伯與反國也伐楚而責菁茅之不入仗義之
效也哀姜之歸假令以同姓之故姑全之以聲于諸侯
諸侯必義我也誰復以私疑之哉繆公悔過之賢君也
懐贏之納蓋不審之過假令以猶子之故明告之則繆
公必悔悔則德我之不暇而尚何嫌哉故曰不惟無害
乎禮義亦無害其為伯與反國也而桓文不由也故孔

子交譏焉其譏桓公也猶曰哀姜之歸可以譎全之而猶正云爾甚之也其譏文公也猶曰懷嬴之納可以正却之而猶譎云爾罪之也然則為桓文者柰何曰如舜而已矣或曰舜何可當也少貶焉柰何曰魯莊公築王姬之館於外傳曰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不築則尊卑之序悖矣故築禮也時魯喪也齊魯讎也仇讐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築而不于外則喪讎道乖矣故築之外變之正也

嗚呼王姬之事哀姜懐嬴之事等家事也而輕重之自異也莊公之築孰與夫桓之文之受者為重也且於正變焉裁之而要其兩得今也柰何不於正譎焉裁之而聽其兩失哉故孔子之於桓也甚之於文也罪之於莊也可之雖然莊亦善於此爾必欲為萬世法非舜不可故學舜而不至則為桓文學桓文而不至則其殺也殆不翅嫂溺而不援其受也殆與魯之娶於吴者同科是豺狼而已矣焉足乎譏

衰盾

君子之於道無可也無不可也裁之而已矣裁之心而貞裁之身而正裁之家而齊久矣家政之未易裁也夫苟能裁上則爲舜下亦不失爲魯莊公苟爲不能則管晏甚則桓公也已矣雖然特家事爾春秋戰國以來以執國之政聞者大莫如子產次莫如公孫衍張儀子產之使人愛也以惠儀衍之使諸侯懼也以怒茲皆不免乎一偏者也雖然如得其正焉亦足矣而吾聞之孔孟

子產蓋衆人之母而儀衍類非大丈夫也則彼之惠與怒意其非正也已矣書曰德威惟畏禮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此孔孟之正也今夫子產直衆人之母而已矣則其所以使人愛者固非君子之德也而儀衍又不得為大丈夫則其所以使諸侯懼者夫豈德威也哉晉卿有曰趙文子與其子宣子者其一使人愛其一使人畏蓋之三子類也而世率以為正或曰特盾不正爾余惑焉蓋盾之事其失也彰衰之事其失也潛夫彰故人得

而知之潛非識者莫知也子爲正卿而不務德此郤缺詰盾之言也子爲正卿而不討賊此董狐詰盾之言也以二子之所以詰盾者而遡盾之心則凡盾之所爲迎公子雍送射姑帑之類大抵敢行非度以脅之而已矣蓋不待識者而後知故曰彰衰則不然其操似潔其言似據其爲政似和易故雖識者或以爲正我則茲不予故曰潛其不予何也其心術不正也其不正何也公重去齊而衰醉以酒一不正也公遜楚禮而衰強之受二

不正也公怒野人予塊而衰以為有土之兆三不正也凡是三不正蓋衰所以為忠而君子以為是小人之愛其君也大人格君心之非則不然也以衰之所以愛其君者遡衰之所以使人愛者要不過矯情詭詞以籠之而已矣豈君子之德愛也哉而世率以為正或曰特盾不正爾吾故悉言之以發千載未敗之事然則奚以為未敗曰抑嘗敗矣介之推以二三子貪天之功為誣蓋為衰發也顧未斥之爾然則奚以知其為衰發曰從亡

之臣雖無慮十數而最善誣者莫如衰也然則奚以知其莫如衰曰秦之享公也公欲以子犯從子犯遜焉曰吾不如衰之文衰行應對捷出君子曰衰頰舌之士也吾意衰之舌不獨發於從公之享又施於誣天以攘功不然從亡之臣如子犯者鮮矣今自謂不如衰則之推所謂二三子者非衰而誰故吾謂衰之可愛似子產盾之可畏似公孫衍張儀其所爲異者特子產以心而衰以舌儀衍以舌而盾以心爾盾之失在心而人知之衰

之失在舌而人反不知豈其失之也以舌而文之也亦以舌耶此一説爾又有一説焉大抵議論人者於其失甚者則加意未甚則畧之畧之則其失雖彰而或至於網漏加意則其失雖潛徃徃吹毛而求之不貸也蓋人情則然今盾敗而衰未敗得非盾之失也甚故董狐卻鈌吹毛而求之而衰則未為已甚故人畧之歟嗚呼人既畧之矣又從而文之以舌雖千載不敗可也而余獨吹毛焉者蓋惜夫衰之繆用其心而未可與入吾孔子

之道而已矣故君子以為襄冬之日也盾夏之日也孔子元氣也

齊魯

古之人蓋有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矣而人或出之又有考之渾然而無瑕尤者矣而人或入之故凡人之所以或見信或見疑于後世者往往有幸不幸存焉未必其實然也趙襄之事蓋所謂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也而輙以見信於後世或者有出之者歟是之謂幸周公

之事蓋所謂考之渾然而無瑕尤者也而間以見疑於後世或者有入之者歟是之謂不幸衰之幸吾已發之矣周公之不幸庸得不為一洗乎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為太公之說是否或未可知周公則不幸之甚也何者周公聖人也所貴夫聖人以其能為法於天下可傳于後世今也為治之法未施於國而後世之弊已不逃議

者之料則惡在其為聖人也哉吾故謂尊尊而親親非周公之言或者史家故入之否則傳聞之誤因陋承訛未之刋歟其謂不幸也則宜雖然人所以得而入之何也太公伯禽累之也太公之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伯禽之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夫遲疾周公兩不取蓋有以也治道不欲太疾太疾則人將無以措手而或巧為規避以塞上之責亦不欲太遲太遲則人將無以獻狀而或毛舉彌文以鬻己之長夫人習規避

則獘流而為篡俗尚彌文則獘流而為弱蓋其勢然有不可逃者此周公之所以預為之憂也周公既為太公憂又為伯禽憂則假令就國豈肯自犯其所憂者哉世之好事者徒見齊魯之末流其弊如彼而推其始封則周公太公也遂例駕其説以欺後世嗚呼駕之太公可也周公則有能考之者矣何者公自憂之躬自犯之公必不然況公之平生蓋渾然而無瑕尤豈獨于此焉疏也哉然則人之所以得駕其説於太公蓋太公有以取

之也周公則太公伯禽累之歟其謂之不幸也則宜然則太公伯禽曷不爲周公葢甞思二公賢者也夫賢之所施設豈有墮於偏而不起之處借曰有亦不至已甚而今乃如此意者非生於有所迫則必出於有所恃葢不徒然太公迫於齒之衰者也伯禽恃其齒之少者也凡人之情齒衰則功名之心急齒少則功名之心緩夫其功名之有緩急則其政之有遲疾也固也一遲一疾其相去特未三年爾而其利害乃闗於數百年之後此

豈可不求所以𠞰量之也哉聞之輪扁曰夫斵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夫豈惟斵輪然哉爲國亦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徐不疾得于手而應於心者也齊失之疾者也魯失之徐者也夫徐疾雖周公之所不取而不能使其療太公之不敗於有所逼其子伯禽之不敗於有所恃則所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者也曰然則世

無堯舜將不爲國耶曰必不得已寧徐無疾徐之弊不過弱而已矣未至於簒也故孔子必欲變齊而之魯雖然終不若道之不徐不疾亘萬世而無弊也故孔子又欲變魯而之道均是道也輪扁以斵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治天下

文宣

隋有以王通最善論治大抵以爲政猛寧若寬法速寧若遲齊之法欲速也故其政猛魯之法欲遲也故其政

寛徒猛則失矣徒寛亦未為得也而漢文宣又以齊魯之治國者治其天下古所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幾是耶蓋聞人君之于天下猶人之父母也今夫母之於子襁褓焉父則鞭朴焉夫鞭朴襁褓之施所謂愛子雖一也不知徒襁褓焉則反以稔其驕徒鞭朴焉則反以啟其欺凡文帝之所施無非襁褓以稔其驕者也是以有吳王之事凡宣帝之所施無非鞭朴以啟其欺者也是以有王成之事人謂吳王之詐病不朝蓋借怨以徼

寵成之偽增户口蓋浪圖以冐賞如斯而已矣獨不思
文宣者二人之君也有刀鋸焉有鼎鑊焉徽焉而弗動
冐焉而弗得則二人之腰領非二人有也人非木石誰
肯以腰領干刀鋸鼎鑊者意者王蓋狃於有所易而成
則逼於有所難而然耶故人君之治天下不可使人有
難我之心亦不可使人有易我之心易斯驕難斯欺王
之詐病不朝驕孰甚焉成之偽增户口欺孰甚焉嗚呼
人則謂然吾謂二人者其初本無是心蓋文宣有以來

之也文持心太厚者也故常與人易宣責效太急者也故常與人難尉陀之僭朔方之陵類皆狃於文之與人易也而王則未欲僭且陵也故止於驕王吉之自殺田延年之自殺類皆逼於宣之與人難也而成則未肯自殺也故至於欺吾嘗論之王之驕意者特蔑視爾非徼寵也成之欺意者特逃責爾非冒賞也借使文之持心不失之太厚則凡朝廷之所廢置人將有慄其股者王雖怨望豈敢驕也哉宣之責效不失之太急則凡郡縣

之所奉承人尚有措其手者成雖獷戾豈欲欺也哉吾故謂王之驕則狃於文之易而成之欺則逼於宣之難非徒然也雖然文之藩臣非特王之驕淮南王長濟北王興居亦猶王也幸而王未遽反不幸而淮南濟北遽反故自殺或道死爾不然文獨得惜一几杖耶宣之官吏不特成之欺田順之偽增擄獲亦猶成之偽增户口也成幸而不敗順不幸而敗爾不然宣獨得惜一關内侯耶嗟夫欺君驕上臣子之罪也今也反以得賞小則几

杖大則闞內侯則人何憚而不為驕不為欺王驕之餘鼓而為七國之變成欺之後馴而致鷸雀之誣噫兹几杖闞內侯之餘波也耶君子曰班孟堅所謂惠暴而寬惡文實有焉董仲舒所謂法出而姦生宣實有焉能近取譬則文之事蓋養虎遺患者也宣之事蓋水太清則無魚者也文武之道蓋不其然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今夫文宣雖或失之與人易或失之與人難而上林之射

赫赫若有怒焉似非弛而不張也務行寛大詔休休若有容焉似非張而不弛也而卒未得為文武何哉文武動每戒之於其初文宣僅能持之於其末此其故而已矣古人不云乎與其巧持於末不若拙戒於初後之君苟能如堯舜則巧拙非所論也不然文武之道惟其師無徒以文之易為毋天下之殭褓宣之難為父天下之鞭朴哉

周秦

天下之事惟聖人為能作始又能善後茍非聖人而曰我能作始又能善後者非狂則誣也傳曰其作始也簡則其將畢也必巨師商之失其作始者也故簡文宣其將畢者也故巨巨則巨矣而僅能善其後未為已甚吾觀周之季以弱政濟弱勢秦之季以強政濟強勢未嘗不惟其隕越之晚何者強弱之弊前未有若是其已甚者也甚則如之何權焉而已矣權則如之何稱焉而已矣故治天下之患莫大於使人親而不尊親而不尊則狎

尤莫大於使人尊而不親尊而不親則孤周自夷王下堂之後靡靡乎日趨於弱矣而其子孫鮮知以猛政濟焉甚者行一切之令以偷一時之安故其末流諸侯恣行至于坐召天子而不顧是謂狎秦自孝公變法之後凛凛乎日趨於強矣而其子孫莫知以寛政濟焉甚者行三夷之誅以快一時之怒故其末流姦臣賣國至於矯詔殺其太子而無救是謂孤方其未也天下之於周也如嬰兒之於父於母於乳保也至相親也不知狎之

患生則親失其為親其於秦也如人之于天于神于雷霆也至相尊也不知孤之患則尊失其尊焉聖人之治天下不徒使人親也不徒使人尊也曰必其交相稱焉而後可不然則狎與孤之道也其始狎也天子之見諸侯不過下堂而已矣未甚屈也甚則諸侯得以坐召焉其始孤也始皇之斥太子不過使監軍而已矣未甚害也甚則姦臣得以矯殺焉嗚乎悲夫晉文公周之臣也扶蘇始皇之子也以臣之卑而敢以私故召其君以子

之親而不敢以死故請於父强弱之弊前豈有若是其甚者哉蓋嘗論周之弱始於夷王之下堂而其弊至於河陽之狩蓋所謂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者也而世舉曰周以東遷削汝謂夷王自侮如此不東遷不削乎秦之强始於孝公欲令行於其臣與民而其弊至於扶蘇之禍蓋所謂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者也而世舉曰秦以窮兵亡汝謂孝公悖而出如此不窮兵不亡乎雖然亦有輕重焉未可例論之也周失之弱不過見侮於諸侯

爾未得罪於民秦失之強民斯疾視之矣未得罪於民則難拔民疾視之則易揺葢其勢然也加之夷王之後又幸而有宣王者出而振之故其末流雖不免於削猶緩也秦則不然孝公已强矣繼之以惠王又繼之以始皇皆抱薪救火者也故其亡也亟假設宣王之後時得一賢君如宣者出孝公之後時得一賢如漢文者出而剷量之則諸侯雖有侮我者要不過吳王之類姦臣雖有悖我者要不過王戌之類也而止爾周豈至若是靡

秦豈至若是烈哉故吾嘗謂欲懲周秦之弊必自文宣始且文之自悔也已甚特未下堂宣之悖出也亦已甚特未慘夷爾故吳王之悔之也已甚特未坐召王成之悖而入也亦已甚特未矯詔爾雖然涓涓不已終成江河假設文宣不能巧持於末則漢之為漢烏保其不周秦耶雖然與其巧持於末不若拙戒於初故吾又謂欲懲文宣之弊必自師商始師之過於道商之不及於道其間不能以寸而孔子斥言之若其失有不勝諱然意

者逆數其末流之弊必至於周秦也夫両世未有推之者雖推之未有悉之者嗚呼不有吾論則方其師商也安知其後不周秦也